



# 阶级·人性·宿命

## ——《雷雨》与《呼啸山庄》比较阅读

□ 徐欣雨（华南师范大学，广东 广州 510006）

**【摘要】**曹禺的剧作《雷雨》与艾米莉·勃朗特的小说《呼啸山庄》虽不存在直接的影响关系，但二者在叙述结构、故事情节、悲剧主体等方面有惊人的相似之处。即使两部作品分属于两个国度，写作时间相差近百年，但都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关于阶级、人性及宿命的主题。对这两部作品进行平行比较研究有助于加深对悲剧的认识，进而更好地体会经典文学作品的艺术美。

**【关键词】**《雷雨》；《呼啸山庄》；比较阅读；人性；宿命

在众多曹禺的研究著作中，曹禺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似乎经常被提及，但鲜有人将他与艾米莉联系在一起。

《雷雨》是曹禺于大学时期完成的一部经典作品，它与英国作家艾米莉·勃朗特的《呼啸山庄》虽然属于不同体裁、不同国度，但二者在叙述结构、故事情节等方面展现出惊人的相似。对《雷雨》与《呼啸山庄》进行比较阅读有助于深入了解这两部作品，并在中西文化方面产生新的启发。

### 一、审美距离与空间意象：关于叙述结构的比较阅读

《雷雨》的剧本中特别设置了“序幕”与“尾声”的环节，由一对姐弟意外跑入一座教堂附属医院展开故事叙述。此时的时空设置在十年后，剧本通过这对姐弟的“孩童视角”叙述了他们对几位病人的好奇。而在《雷雨》的恩怨全部结束后，“尾声”再一次将读者带回十年之后，首尾呼应。《呼啸山庄》的叙述者洛克斐德则一直贯穿于故事中，作者以他的经历和疑惑为线索，将呼啸山庄与画眉山庄的故事娓娓道来。可以说《雷雨》中的这对姐弟和《呼啸山庄》的洛克斐德都是讲述故事的契机，这使得故事的展开合乎情理，不显突兀。而无论是《雷雨》的序幕尾声还是《呼啸山庄》的叙述者洛克斐德，这都是作者有意让读者与悲剧主体产生距离的产物。两部作品又相似地运用“周公馆”、“呼啸山庄”作为空间意象，塑造出两个封闭、压抑的窒息牢笼。它们在叙述结构上同中有异。

#### 1、审美距离的营造：“第三观察者”角色的出现

“审美距离”是20世纪初颇为流行的美学观念，

但很早就被作家无意识地运用于文学创作中。一项具体表现为在叙述故事时安插“故事外”角色，这类角色与书中其他人物不同，他们像是“序幕”，为小说的主层次叙述提供引导和契机。同时，这类角色的出现也能让读者与故事主体保持一定的审美距离。对于悲剧而言，这种距离尤为重要，它能对观众的心灵产生一种安抚与净化，使他们不会过分沉浸于悲剧的氛围之中。

《雷雨》的序幕从一对姐弟误闯修道院开始，尾声又以姐弟俩离开修道院结束。在故事开头一切都已结束：繁漪和四凤住进了修道院，周朴园也早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，那个狂风骤雨的夜晚已化为宁静的过去。而在《呼啸山庄》的开头，希斯克利夫的复仇已达到顶峰，他同时拥有了呼啸山庄与画眉田庄，林顿的女儿也在其掌控之下。故事从房客洛克斐德造访呼啸山庄开始，以他的行动为线索，最后结束于洛克斐德在凯瑟琳与希斯克利夫的墓地凭吊。《雷雨》和《呼啸山庄》是两出惊心动魄的悲剧，共同带给读者的是悲伤、压抑的阅读感受。在两部作品中，“故事外”角色的设置产生了一种相同的作用：让读者保持与悲剧主体的距离，以看待故事的角度来看待这出悲剧而不是产生强烈的现实代入感。

不同于《雷雨》坚持“三一体”的结构方式（即故事发生在一天内，地点为一个场景，故事围绕一个主题展开），《呼啸山庄》的时间跨度为三代人。作者摒弃了传统的正叙或倒叙方式，而是从故事的中间开始叙述，形成一种错综复杂的叙述顺序。这是一种“陌生化”的处理方式，陌生化不仅表现在语言上，还表现在大的篇章结构上和叙事技巧上，如情节的安排，叙事者和叙事



视角的选择等。它的主要作用同样是为读者营造审美距离。《雷雨》同样也凭借序幕与尾声展现了陌生化的审美特征。二者展现了“陌生化”的艺术手法在戏剧、小说中的不同体现。

## 2、空间意象的使用：无法摆脱的窒息牢笼

《雷雨》的故事发生在周公馆，这座公馆给繁漪等人留下的印象是“闷热”、“像闹了鬼”的窒息感。而《呼啸山庄》直接以故事的空间意象命名，对于呼啸山庄的得名，书中的解释是：“呼啸”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内地形容词，形容这地方在风暴的天气里所受的气压骚动。从这里的植被可以看出，呼啸山庄随时领略着北风的威力。周公馆和呼啸山庄的压抑带给读者一种相似的阅读感受。

两部作品对周公馆和呼啸山庄的建筑、内部陈设进行了详细的描写，故事的悲剧性从建筑风格便已开始铺垫。而比起哥特式的建筑风格，更让人感到压抑的是两座建筑的主宰者：周朴园与希斯克利夫。周朴园本人是封建大家长的典型代表，家中的一切陈设均按照他的意愿进行布置，妻子、儿子的一切行为都要在他的掌控之下。一场悲剧最终导致了白发人送黑发人，而最终活下来的繁漪和侍萍也发了疯。因此那对姐弟在教堂附属医院感受到的氛围是悲凉的。而在《呼啸山庄》中辛德雷去世后，希斯克利夫对呼啸山庄有了绝对的主宰权，他百般折磨哈里顿与小凯蒂，将他们禁锢在呼啸山庄。因此洛克斐德作为旁观者所看到的呼啸山庄压抑而古怪。

两部作品的作者不约而同地构造了一个封闭、狭窄的虚拟世界，巧妙地运用空间意象，书中故事都在一两座建筑内展开，仿佛与世隔绝。狭小空间里的一些气候、场景也若有所指。如《雷雨》中的“闷热”象征主人公内心的压抑，这个意象一次又一次地在书中出现。而《呼啸山庄》中的荒原是自由与野性的象征，是凯瑟琳与希斯克利夫无拘无束的天堂。两部书中的雷雨和风暴不仅属于自然界，而是扩展到人的情感世界，灵魂世界。这些意象同空间意象一道，有了纵深性作用。

## 二、悲剧主体与故事情节：基于文化差异的比较阅读

希斯克利夫与鲁侍萍是两部作品中相似的悲剧主

体，他们几乎有完全相同的遭遇：爱上了不同阶级的人，然后被抛弃，最后再重新回归。当时过境迁，重新回到曾经的心爱人身边时，二者的态度截然不同：希斯克利夫化身成为复仇的恶魔，而侍萍只想宁事息人，再也不与周朴园相见。除了性别因素外，两人不同反映的背后折射出了不同的中西文化根源。

### 1、复仇：十九世纪西方小说的经典主题

当希斯克利夫获得大量财富，重返呼啸山庄时，他对林顿一家和辛德雷等人展开了疯狂的复仇。而其复仇的原因不仅仅是为爱，还因为其在呼啸山庄遭受过的虐待：他被辛德雷用鞭子抽，被赶到佣人中去，并被剥夺了从副牧师那里受教诲的机会。即使希斯克利夫被辛德雷欺辱压迫，他的心中仍有对爱的向往。当唯一的好友凯瑟琳离他而去时，他的复仇便开始了，这是一种对人格尊严被压迫的反抗。

西方化的复仇母题通常弘扬个性精神，从个体的悲剧出发来探询人生、命运，展现欲望与理性、个人与社会等方面的冲突。《呼啸山庄》正是以希斯克利夫的个体悲剧出发，首先探讨了阶层问题：一个被收养的吉普赛男孩注定不能与贵族小姐结婚恋爱，身份的悬殊是许多爱情悲剧的原因。接着探讨人性的问题：希斯克利夫的疯狂复仇是人性泯灭的体现，这时他的情感已完全战胜理智。而他最终对小凯蒂和哈里斯停止复仇则是人性的重归。复仇的实现需要一些巧合，于是凯瑟琳的女儿宿命般地来到呼啸山庄。

复仇主题在文学领域的流行与欧洲国家十九世纪的国情密不可分。在十九世纪，欧洲国家迎来两次工业革命，资产阶级逐渐崛起，对传统贵族阶层造成冲击。出生决定命运的观念受到许多挑战，人的自我意识空前觉醒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希斯克利夫等人开始对从前不公正的待遇进行复仇。而作者的价值观念往往是“趋善”，因此她让虐待过希斯克利夫的辛德雷死去，但也塑造了完满的大结局，没有让希斯克利夫的复仇蔓延至无辜的下一代人。“追求正义”、“惩恶扬善”是西方复仇主题小说的主要特征。

### 2、“弃妇”形象的转化：清醒的人格意识与阶级意识

当侍萍来到周公馆，阴差阳错地重见周朴园时，她



毫无复仇的念头，只希望这一生不再与其相见。而在中国古代弃妇怨作大都是被弃女子对负心男子的规劝（甚至是哀求）、期待（甚至是等待），它所表现的主要是被弃女子对男子的依恋和缠绵。尽管这样至死不渝的爱情动人心弦，但其背后反应的仍是妇女对于男子的依附关系，是传统文化、宗法制文化中的一种糟粕。而侍萍的形象塑造了一种“新弃妇”，她具有清醒的人格意识，绝不容许自己再成为周朴园的附庸品。即使生活条件受限，也能毅然拒绝周朴园的大额支票。

除了情感因素外，侍萍保持清醒的原因还在于她有鲜明的阶级意识：她意识到自己与周朴园分属于两个不同的阶级。他们的确真心相爱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。但在旧社会，侍女与少爷的结合注定无法得到祝福。那时通行的原则是门当户对，是同一阶层内利益链条的绑定。虽然与鲁贵的结合并不幸福，但侍萍清醒地认识到即使时过境迁，自己也不该对之抱有任何期待。因此她反对女儿四风到周公馆工作，防止她重蹈覆辙。侍萍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之所以成为“弃妇”并不只是因为周朴园的个人性格，其根源是二人背后巨大的阶层差异，这注定他们最终不会有幸福的结局。

在这样的现实面前，侍萍并无复仇式的抗争或宣泄，只希望避免悲剧重演。侍萍常常将“命”等字眼挂在嘴边，认为是命指使自己重见周朴园。可见她仍为旧社会时代背景下一名普通的女性，仍然有着封建时代特有的性格品质。她不愿抗争，不惜以“命”作为一种借口。即使那个时代女性意识已开始觉醒。可由于阶级、身份的限制，她几乎没有机会去接触先进的新思潮，因此她不会像繁漪似的公然反抗周朴园，也不会像希斯克利夫式的公然复仇。在她面前便只有“忍受”与“逃走”这般选择。可惜无论如何逃避，她仍宿命般地与周朴园重聚，连自己的女儿也难逃相似的命运。

### 三、结语

《雷雨》和《呼啸山庄》在讲述故事时都应用了“陌生化”处理手法，为读者营造悲剧的审美距离，也都使用“周公馆”与“呼啸山庄”作为两个相似的空间意象。作为文学史上的两部经典之作，《雷雨》和《呼啸山庄》的意象设置、叙述手法也为后世文坛提供了一种借鉴。而作为悲剧主体，希斯克利夫与侍萍的遭遇尽管有许多

相似之处，但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，二人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应对措施。希斯克利夫决心复仇，最终内心温暖的回忆被重新唤起并放下了执念。而侍萍选择忍让与逃避，自己的子女却又难逃命运轮回。这也体现出两部作品不同的主旨：《雷雨》所要彰显的是命运悲剧，也有阶级斗争的社会剧色彩，而《呼啸山庄》则重在描写一种近乎扭曲的爱。两部作品中悲剧的起因几乎完全相同：都是不同身份的人相爱，地位卑微的一方被抛弃然后又重回的故事，同样的故事几近轮回于下一代人。《雷雨》的悲剧尚未结束，无辜的下一代人纷纷离去，侍萍和繁漪几乎没有了记忆，只剩下始作俑者周朴园独食苦果。《呼啸山庄》的悲剧却结束了，希斯克利夫良心尚未泯灭，用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停止了对无辜者的折磨。这何尝不是两种平行结局，将两者进行比较阅读有助于体味复杂的人性，也能对中西方文化背景的不同产生更多理解。

### 【参考文献】

- [1] 黄爱华,陈漪.复仇·情爱·原野——《原野》与《呼啸山庄》比较阅读[J].中国文学研究,2005(1):97-103.
- [2] 高继海.《呼啸山庄》的主题与叙事[J].外国文学研究,2008,30(3):108-115.
- [3] 程致中.《雷雨》的戏剧冲突和结构艺术[J].安徽师范大学学报(人文社会科学版),2009,37(4):441-447.
- [4] 邓建英.“陌生化”与小说叙事视角[J].深圳大学学报(人文社会科学版),2003,20(3):94-97.
- [5] 杨苡,译.艾米莉·勃朗特,著.呼啸山庄[M].南京:译林出版社,2019.
- [6] 王海钊.荒原与风暴——《呼啸山庄》的意象研究[J].重庆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2004,10(3):76-78.
- [7] 杨经建.复仇:西方文学的一种叙事模式与文化表述[J].外国文学研究,2004(2):116-121.
- [8] 冶岩.论鲁侍萍爱与恨的二重悲剧[J].前沿,2013(6):147-148.
- [9] 曹禺.曹禺戏剧选[M].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97.

### 【作者简介】

徐欣雨(2001—),女,四川成都人,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9级本科生,主要研究方向:中国语言文学。